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 
第六十八回 三賊喪命惡貫滿 二人連夜奔家鄉

詩曰： 為人百藝好隨身，賭博場內莫去親。  
能使英雄為下賤，敢教富貴作饑貧。  
衣衫襤褸賓朋笑，田地消磨骨肉分。  
不信但看鄉黨內，眼前敗過幾多人。

且說艾虎到了破廟，打算會同張英，連夜趕岳州府救人。不料走在此處，見兩個小賊由廟中出來。這兩個人一調坎兒，艾虎懂的，聽他們：「咱們越弔碼，頭一天到飄把子這來。」說的就是他們兩個人，頭一天到他們賊頭家混事。「遇孤雁兒脫條」，說的就是遇見一個人在廟裡睡覺；「得了他的青字福字」，說的就是得了他的刀合包袱；「留了他的張年兒，不知道飄把子攢兒裡如何，總是聽飄把子一剛再實不遲」，說的就是留了他的性命沒傷，見他們這賊頭兒，聽他們賊兒一句話，再殺不晚。兩個人說著撲奔正西。艾虎曉的，知道張英沒死，進裡頭看看去，又怕這兩個小賊去遠。「諒這兩個小賊生出多大事來，他們必有賊頭。二哥現在此處，一旦之間不能就死，跟下兩個小賊，找他們『飄把子』。」在後邊躡足潛蹤。兩個小賊連一點形色不知。

你道張英因為何故，幾乎沒讓他們殺了？是與艾虎定妥破廟相見，張英先來到破廟，看了看神像不整，供桌上就有一個泥香爐，往裡一推，自己躡上供桌，把包袱、刀摘下來，枕在頭顱之下。看著上邊的神像，暗暗的贊歎：「人也有不在時運中的，神佛也有不在時運中的。」看此神像不整，心內慘淒，自己歎息著，就渺渺茫茫沉沉睡去。猛然間一睜眼，看見已然被人拿住，二臂牢拴。苦苦央求，那兩個人執意不聽，就把他的衣襟水裙撕去，扯了兩半，塞在口中；把佛櫃撬起一頭兒，將他壓在底下。兩個人商量著才走，被艾虎聽著。

原來這西邊有個耿家屯，村口外頭住著一個坐地分贓的小賊頭兒，此人姓馬，叫馬二混，外號叫草地蛇。可巧打頭天來了兩個小賊，這兩個小賊投奔在這裡給他作買賣，也就是打槓子、套白狼這等買賣。高來高去，一概不會。一個姓曹，叫曹五。一個姓姚，叫姚智。兩個人頭天到，這天到二鼓才出去作買賣去了。可巧繞了個夠，走了五六里地，全沒遇見一個孤行客，這才尋找二郎廟內，遇見張英，這叫打睡虎子。也皆因張英困的實難受了，教人捆上，還沒睜眼睛哪。然後口中塞物，壓在佛櫃底下，讓人拿著包袱、刀走了。

直奔耿家屯的村口，見路北黑油漆門，上去叫門。裡頭有人答應，出來開門。把門開開，二人一同進去後又關閉。艾虎在於後邊，容他們進去，這才躡上牆頭，見他們一直上裡頭院去了，才飄身下來，直奔二門，見他們一去已進上房屋中去了。自己站在窗簾之前，用吐津蘸在指尖之上，戳了個月牙孔曲，一目閉，一目往裡窺探。見他們這個賊頭兒長的也不威風，不到四□歲，黃臉面，細條身子，小名叫該死的，又叫倒運。把包袱打開，刀獻上去，問了來歷。姚智說：「我們今天剛到，也不知你這什麼規矩。人可拿住了，沒有結果性命，聽你個吩咐。」馬二混說：「我這向例，要死的，不留活口。既是在破廟裡，好極了，東南上有一個大土井，極深，上面有個石板蓋兒，是三半兒品成。把他殺了，揭開一塊兒，扔在裡頭，極嚴密的個地方。天氣尚早，你們哥們再辛苦一趟，結果了他的性命，也許再有買賣。今天這就是很吉祥的事情。」說畢，兩個人又走。艾虎早就躡出牆外，暗地裡等著。曹五拿著張英的刀，同著姚智出去，兩個人以為是一趟美差。二人低言悄語，說著笑著，直奔破廟。

剛進廟門，就覺著腳底一絆，「哎喲嘍！咣咣」一個是被肘膝蓋點住他的後腰；一個是腿肚子上讓艾虎釘了一刀背。先把這個搭胳膊擰腿，四馬倒攢蹄捆起，口中一個緊求饒。艾虎那裡肯聽，撕他的衣襟，把他的口塞住。那一個「哎喲哎喲」的滿地亂滾，就是站不起來。艾虎也把他捆上，撕衣襟，口中塞物，把兩個人提在南邊塌了的牆根底下。兩個人俱都頭衝著北，胸腔貼地，口中塞物，言語不出。艾虎拿著張英刀進廟裡頭去，把張英在佛櫃底下拉出來，口中塞物拉出，解了繩子。張英作嘔了半天，細一看是艾虎，雙膝點地說：「艾虎哥哥救命之恩，我是兩世為人了。只顧等你。」

艾虎說：「你不用說了，我盡已知曉。把捆你的那兩人，我已將他捆上。你要出氣，拿刀把他剝了。」張英說：「在那裡？」艾虎說：「在台階底下南邊塌牆那裡。」張英提著一口刀出去。「哎喲！艾虎哥哥，你冤苦了我了。你殺完了，你又讓我殺。」艾虎說：「我沒殺，我把他們捆上放在那裡了。」張英說：「你來瞧來。」艾虎出去一看，一怔說：「這是什麼人殺的？」又一看說：「他們的腦袋那裡去了？」張英說：「你怎麼倒來問我呢？」艾虎瞧見東南有個黑影兒一晃，說：「不好，有人！隨我追來。」張英跟著艾虎，直奔東南追。那條黑影好快，從後面又繞到前面，整整追了兩個彎兒，始終未追上。

艾虎心中納悶：「這是個人，怎麼會追不上呢？」再看那兩個屍首蹤跡不見。艾虎嚇了一跳，拉著便走，出了廟外，奔了大道，直奔馬二混家中來了。艾虎總思想著這個事，實在古怪。就到了賊頭的門首，艾虎躡上牆去，飄身下來，開了街門，讓張英進來，在二門那裡等候。艾虎直奔裡頭院，仍然到窗櫺之外，戳小孔往裡觀看，也不知那賊頭往那裡去了，屋裡連一個人影兒皆無，就見包袱仍然在那裡放著。艾虎進來把包袱拿上，轉頭出來，將到屋門，就見打房上掉下一宗物件，把艾虎嚇了一跳。艾爺往後一抽身，細細一看，原來是打房上摔下一個人來。艾虎細一瞧，原來是那個賊頭兒。艾虎一擰身，躡在院落之中，先往房上一看，再一低頭細看，馬二混週身並無別傷，惟有脖頸之下津津的冒血。艾虎說：「奇怪！」走到二門，把包袱交給張英，說：「急速快走罷，此處有高人。」

隨即出了街門，二人直奔正北。張英問：「院子裡面方才『咣咣』一聲響，是什麼緣故？」艾虎說：「此處必有高明人，你是不懂。方才就是廟裡這個事，就奇怪的很，並且上賊的家裡去，那個死賊打房上掉下來，又不知是怎麼個緣故？絕不是鬼，必有高明人看見咱們，咱們沒有看見人家。我是沒有工夫，我要有工夫，必在此處訪訪這個人。可惜有一點不到，這個死屍扔在院子裡，本地面官擔架的住麼？」張英說：「依你怎樣？」艾虎說：「依我，離村口又遠，又是孤零零的一處房子，放把火給他一燒，就算沒了事了。」張英說：「你說的後頭了，你看那火起來了。」艾虎回頭一看，果然烈焰騰空，火光大作。艾虎說：「這更是行家了。」

隨說隨走，到了第二天，用了早飯、晚飯，直到二鼓才到張家莊，直奔張豹的家中。

張英叫門，裡面有人出來，見了艾虎俱都歡喜，隨往走著。艾虎打聽張、馬的官司，家人告訴全好，這裡有眾紳士、財主、鋪戶攢湊的銀錢甚多，就是不能買二位的活命。艾虎說：「我來就得了。」家人給預備酒飯。家人也都知道艾虎的脾氣，就是好飲，有張英陪著，整整飲了大半夜。

次日吃了早飯，自己隻身一人，讓本家給借來了一套買賣人的衣服穿戴起來，辭了張英，有家人告訴明白道路。艾小爺離了張家莊的門首，進了城門，打聽著監牢的地方，就在知府衙門的西邊，看見螺絲的所在，直到監門，見橫擔著一條鐵練，那門兒是半掩半開。艾虎直到門前，把著門往裡一看，不料被人一把抓住，小爺一驚。不知怎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